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泰國外交傳統及當前外策趨向

doi:10.30390/ISC.198309_22(12).0004

問題與研究, 22(12), 1983

Wenti Yu Yanjiu, 22(12), 1983

作者/Author：羅石圃

頁數/Page：36-4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83/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9_22\(12\).0004](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9_22(12).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泰國外交傳統及當前外策趨向

羅石圃

泰國是中共與東南亞自由國家聯手反霸陣線上重要的一環，惟最近中俄共既在談判修好，侵棉越軍又幾度犯泰，足見中共並未履行楊得志所作必將予泰國應援的諾言，以致曼谷新政府看出了反霸陣線裂痕的徵兆。今後泰國面對中俄越共的威脅利誘，將何去何從？其在自由集團國家中，能否穩住陣腳？這些問題，都可從泰國外交傳統軌跡中，探索到正確的答案。

一、五世王外交心傳的衍化

泰國位於東南亞心臟地區，爲列強必爭之地。惟自十九世紀西方勢力東來，在東南亞列國都已淪爲西方列強殖民地之時，此一佛教王國，居然得以始終保持獨立主權，何以致此？並非由於它擁有堅甲利兵，而是依賴它的八面玲瓏外交，能夠運用列強的相互爭端而從中予以制衡。尤其是受泰人尊崇比並爲日本民治天皇的泰國五世王朱拉隆功，除利用英法都不得不以獨立的泰國爲緩衝區而外，且促使西方列強都自動將不平等條約予以廢除，顯示他對外交的運用別具匠心，五世王臨終時，有一段關於泰國外交心傳的遺言：

「泰國爲一小國，人力有限，不能與強國從事戰爭，必須在外交方面八面玲瓏，不可過份親近某一強國，亦不可過份疏遠某一強權……」①。

這一段話，已成爲後世泰國執政者制訂外交策略的寶典，至二次大戰期間，更衍化而成爲兩面外交。當時一方面由首相鑾披汶以親日姿態，迎接日軍在暹羅灣登陸；另一方面則由攝政乃比里組成地下「自由泰」政府，及秘密抗日武裝，並與盟軍暗中通

註①〔東南亞新興國家〕，中冊，朱鶴賓著，中華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

聯。而且雙方事先約定：一俟盟軍反攻抵達鄰國，即由後者接掌政權，並以抗日政府名義歡迎盟軍入泰，藉使泰國在此一大戰期間無論勝負誰屬，都不致遭到戰火蹂躪。繼後日本投降，果然未使泰國列入戰敗國而無須付出戰費賠償，這是泰國在外交上的另一次成就。無怪其知識份子在今日赤浪橫流而人為刀俎的情況下，仍然沉緬於兩面外交^②。

自中國大陸赤化後，泰國雖一直站在自由集團立場，且於一九五四年成為「東南亞公約」簽字國之一；但在鑾披汶當政時期，對接受美援始終有所保留——對華府願意援助擴建泰北地區機場及興修戰略公路，既斷然拒絕，在軍援的分配上，又以警察部隊為優先，以致一般多認為此乃由於北平指使乃比里與鑾披汶所達成的秘密協議而使然。按一九五一年泰國發生流產政變，鑾氏被叛變的海軍規拘，三天後又安返曼谷，但對獲釋的經過守口如瓶。繼後由海軍方面透露：他乃被挾持至南部某一海軍基地，曾與由中國大陸先行潛抵該處的乃比里共商大計，結論為讓鑾氏回京重掌政權，雖仍採親美外交，但斷不以國土作為美軍攻擊中共的基地，並儘可能允許泰共得有非武裝活動的自由，藉以換取中共對泰國不採「武鬥」行動。一旦鄰邦都被赤化，即由乃比里率領在中國大陸庇護的泰共回國和平接收政權，一如大戰結束時的故技^③。

二、外策由右轉變為左傾的歷程與來由

泰國明交自由陣營，暗結中共的兩面外交，至一九五八年乃沙立主政時始隨鑾披汶內閣的被推翻而改弦易轍，從此即無保留地接受美援，並以「五十三號行政命令」——禁與中共的一切往來及禁售來自中國大陸的貨品。繼乃沙立執政的他儂政府且於供給美軍基地的同時，出兵越寮戰場及接受美援修築北部機場與戰略公路。若問泰國此一時期，何以敢於斷然放棄兩面外交？是否確已無懼於國土遭到戰禍蹂躪？其實這是由於泰國軍方洞悉北平利用乃比里對鑾披汶所安排的陷阱，係以促成泰共坐大並進而從事和平奪權為目標。據當時的警察總監乃砲指出：泰共由一九五一年的數百人，發展至一九五七年已達一萬二千人，其中泰人不過二千人，此外均為華人，而共黨同路人則已近十萬^④。

此一期間，曼谷政府雖強調反共立場，惟左傾言論甚囂塵上，其實都是由共黨同路人隨聲附和所形成。泰國陸軍之所以以政變推翻鑾披汶政府，正是慌於北平所哺育的泰共企圖藉華人在泰國的龐大左傾勢力，而以不流血奪取政柄。美國既然具有協助越寮以維護自由的決心，且不惜軍經支援泰國，一面增強軍警防衛武力，一面開展經社建設而造成社會繁榮，這對泰國防阻內外

註② 「不可忽視的泰國危機」，本刊，第五卷第十一期，拙著。

註③ 「泰國當前外交政策的評估」，本刊，第十七卷第七期，拙著。

註④ 「從印支三邦看泰國危機」，「東亞季刊」，第二卷第二期，段家鋒著。

共黨以裏應外合方式奪權的對策而言，可謂標本兼顧。所以泰國斷然站在自由陣營，揚起了鮮明的反共旗幟。在政略上，仍然是以外交代替國防——聯合美國及自由友邦，阻敵人於國境之外，並於斷絕泰共外援的同時，有力量遏阻它的顛覆叛亂活動。

至一九六八年，泰國結束了爲期十年的軍人專政，根據新頒佈的第八憲法重開大選，還政於民。其時適值美國意圖以談判結束越戰而開始巴黎和談，英倫亦於此際宣佈將撤退遠東防軍，而無視於馬共在北平公然支援下向新、馬武鬪奪權的威脅。在北平接受庇護廿年的泰共首腦乃比里，亦於此際移居巴黎，不斷宣稱中共並無侵泰意圖，只須曼谷不以它爲讎敵，並將美軍基地予以拆除。此一由北平經巴黎迂迴伸至曼谷的心戰統戰，首先熱烈響應的，便是泰國國會與校園，並使親美外交一變而成爲眾矢之的，在學府，不斷發表處士橫議，主張改變外交路線，以便靠攏共產陣營，換取共產國際——尤其是中共不再支援泰共奪權；在國會，更有議員連署提案，主張與北平談判建交，並迎回乃比里擔任與中共談判的專使。再加上越、寮、棉共一致抨擊曼谷供給美軍基地，必將予以報復。這對泰國知識份子的反對親美外交，更加推波助瀾，連國會中的執政黨議員，亦隨聲附和^⑤。

一九七一年，他農政府自我政變——解散國會與停止政黨活動，接著與北平開始體育與貿易往來，惟仍不能阻止左翼學潮的興起。至一九七三年十月，此一軍政府竟被民主學潮所推翻。在表面上，軍政府的垮臺，雖係由於政客們利用學生對民主政治的熱烈要求，墜入了共黨份子幕後所設的統戰圈套；但在實質上，乃由於泰國知識份子，都堅信泰國傳統的八面玲瓏外交，即可代替國防；認爲唯有推翻外交親美的軍政府，改由民選產生的文人執政，始可發揮傳統的靈活外交之長，彼等不僅相信共產國家的誣控，而視他農政府爲美國「僕從」，喪失了國家獨立主權；且認爲此一軍人政府確屬阻礙泰國與共產國家謀求和平共存途中的絆腳石，所以必須予以推翻，讓文人政府以中立外交左右逢源，方可得到安全。

三、迫使外交左傾的內在壓力

六十年代末至一九七八年的時期，正是泰國外交思想最混亂之際，一般都只知此時泰國的民主學潮日益波瀾壯闊以及共黨份子躲在政客們背後推波助瀾，遂致造成了板蕩之局；其實根本原因乃在於當時的駐泰美軍雖陣容日益龐大，但對印支國家協防的承諾，並無意繼續履行，致使泰國知識份子懷疑華府對泰國的協防義務，亦將不可信賴，彼等眼見印支赤浪南流，已使泰國首當其衝，而美國所築的堤防又將崩潰，在憂心如焚的情勢下，便難免懷念傳統的靈活外交可以代替國防。

一九六八年九月九日，克立巴莫親王所主持的「沙炎叻報」(Siam Rath)發表了有關泰國外交政策的社論，其中指出：「我們的國家利益和生存希望究竟是什麼？究竟能依賴盟友到什麼程度」？因而主張泰國外策必須採取「中間立場」。克立親王留

註⑤ 「從泰國政潮看共匪統戰」，本刊，第十卷第一期，拙著。

學英倫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即執教於學府並為報紙主持人。繼後他曾出任桑雅過渡政府立憲會議議長，並於大選重開時組成「社會民主黨」自任黨魁，且一度出任閣揆，可見他在知識份子心目中地位的重要。而一手執行泰國親美外交的他納，亦於一九七一年卸除外長職務後，在「紐約時報」發表專文，批評美國繼續利用泰國作為對印支軍事行動基地的不當，並惋惜泰國竟被利用為美國在東南亞軍事冒險的走卒^⑥。無怪泰國在民選政府成立後，強調「等距離」外交，並片面限定拆除美軍在泰基地。

當泰國知識份子沉醉於傳統的靈活外交，可以在鄰國八方風雨的情勢下，而能單獨保持國家安全的時會，以民主學潮為中心的羣眾暴亂，不但推翻了親美的他儂軍政府，而且使得桑雅所主持的過渡政府以及繼後經由大選所產生的聯合政府，都無法遏阻一波比一波更為波瀾壯闊的暴亂風潮，而使共黨份子得以從中加色而變為赤浪。泰國在一九七五年根據新頒佈的第十憲法舉行大選，由於角逐議席的政黨太多，造成選票分散，沒有任何政黨獲得足以組閣的議席，於是李克立巴莫以「民主行動黨」黨魁而出而組成八黨聯合內閣。他原本主張應修改外交路線，使泰國的對外關係中立於「反美與一面倒向美國之間」。從此這一主張便可進入廟堂，付諸實施，而使泰國外策大幅度改弦易轍。

四、「等距離」外交的苦果

克立巴莫組成八黨聯合內閣而出任首相，正值西貢金邊相繼變色的前夕，同時永珍三派聯合政府中的右派軍政領袖亦被迫自動流亡，顯示在赤浪橫流首當其衝的泰國，即將成為第一張被推倒的骨牌。在國內以學潮為前導的羣眾暴亂，既大聲疾呼要求驅逐駐泰美軍；而在西貢金邊遭到共軍圍攻處於危急存亡之際，所有在泰美軍又都迫於國會的限制，竟然袖手旁觀，可見華府的協防承諾，對越寮只是空言，泰國又安能相信？何況泰國美軍基地的存在，更成為了印支共黨政權攻擊的藉口，於是克立政府斷然下令駐泰美軍必須在一年之內全部撤離。

此一期間，「東協」五國之中，菲律賓已繼大馬之後與中共建交，北平的笑臉攻勢即不斷向曼谷展示，除加強雙方商貿與體育等文化交流而外，周恩來且表明北平並不介意泰國駐有美軍，而雙方建交亦無須等待「反共法案」及「五十三號命令」的廢除。於是克立巴莫即以首相身份前往北平簽署建交公報，繼後又與越、棉、寮赤色政權次第建交，甚至為了討好河內，不惜開罪華府，而將西貢淪陷之際計劃經泰投美的南越機艦予以扣留。這便是當時泰國強調的「等距離」外交，亦即推遠美國以接近共產國家，處處都在向共產國家伸出友好之手。

不過當時共產國家並沒有對泰國投桃報李。就中共而言：泰國與它建交最大的企望，在換取它切斷或降低對泰共的支援，然

註⑥「泰國在東南亞所扮演的角色」，【美國當代歷史】（Current History）月刊，著者楊格（Renneth Young），一九六九，二月號。

而跟隨克立赴北平簽署建交公報的泰國記者團曾由「新華社」社長朱穆之告知：中共支援各國「解放」運動，包括道義與理論上的支持，且對泰共於必要時，畀予金錢和武器。至克立訪問昆明時，泰共廣播電臺更猛烈抨擊克立「反動集團」種種罪行。由聲音的特別宏亮，可以判定該臺乃設於昆明近郊。繼後「新華社」又照舊轉載了該臺慶祝泰共成立卅三週年社論；而泰共叛亂亦相隨擴大升高，與都市的羣眾戰場，互相配合。這便顯示出克立企望與北平建交可以換取中共對泰共叛亂不再支援，已成畫餅⑦。至於當時克立政府不惜觸怒華府而與河內攀交，雖換取到了南北越代表團到曼谷談判，惟仍然難免觸礁，而由越共在永珍扶植的政權，除積極支援泰共叛亂而外，且不斷直接向泰方挑釁：如逮捕泰國駐寮外交官，在湄公河上射擊泰人渡船及巡邏艇，甚至寮共軍事首長揚言誓將泰國東北十六府收入寮國版圖。至於金邊的棉共政權，雖在北平從中竭力促成之下，同意與曼谷建交，惟泰棉邊境衝突迄未停歇。泰方且已發現棉共在鄰接泰國的邊區，為泰共設有訓練及後勤支援的三處基地。至此，泰國已了然於在美軍於一年之內撤離泰國後，越寮共亦不過像棉共一樣，仍將向泰國輸入叛亂戰爭⑧。

五、克立政府的外策何以向右迴旋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克立政府外長察猜訪美，其時距此一聯合政府組成後雖僅為期八個月，但他於首途前毫不諱言此行乃為爭取美國援助，亦即表明將扭轉前此意圖推遠泰美關係的外交，使雙方關係重新接近，以洽國內大多數人士的懸望，無視於國內不斷興起的反美風潮，同時，前外長他納亦斷然轉變先前要求駐泰美軍必須儘速撤離的立場，公開表示美軍仍須繼續留泰⑨，可見當時泰國有識之士，已了然於推遠與美國的關係以便與共產國家靠攏之中立外交，並不能代替國防，只是自掘堤防引入赤流而已！河內抨擊察猜華府之行，為拉攏美國以反越；寮共更於他啓程前一週擊沉泰國巡邏艇，造成泰寮邊境聲鼓聲喧。當時察猜迅即召見蘇俄駐泰大使伊利耶布，警告莫斯科不得介入泰寮紛爭。緊接着寮共態度即形軟化，自動通知曼谷將被扣留的巡邏艇拖回⑩。此既顯示越寮共對泰國意圖與美國重修舊好所施的威脅，乃由蘇俄在幕後支使而來，更表明克立政府基於已經嚐到了推遠美國而靠近共產國家的苦果，深知唯有重新與美國修好，方可保障國家安全，且免墜入克宮，藉此作為泰國與越寮之間的調人以自重的數中。

註⑦ 「泰美關係的回顧與展望」，本刊，第十五卷第四期，拙著。

註⑧ 同註⑦。

註⑨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五、十、廿六，二版。

註⑩ 同註⑦。

泰國推遠與美國的關係，不僅在駐泰美軍全部撤離後即形成防務真空而難以填補，更重要的，是由此而形成的經濟與失業問題無法解決。就軍援而言：從一九五〇到七二年，美國所給予的，便有一百一十億美元，經援數字尤有過之^⑪，這些龐大援款顯然含有對基地補償的作用。曼谷既然限令美軍必須全部撤離，華府相隨削減援泰款項，自屬意料中事，不過這只是推遠與美國關係所帶來的經濟問題之一端。據當時泰國中央銀行總裁卜埃指出：美軍撤退後，泰國每年將損失由他們所花費的一億五千萬美元收入，此外受僱的五萬泰人失業，為美軍服務的業者約十五萬人，亦無法轉業^⑫。更重要的，為勒令美軍撤退政策決定後所興起的一片反美親共狂瀾，嚇走了內外投資，造成了工商業不景氣，到處都是失業流亡，再加上在校的大專學生，面對著畢業即將失業的前景，便更容易被共黨煽動而捲入暴亂風潮。

標榜「等距離」外交的克立政府，在痛定思痛的情況下，便不能不將外交路線由左傾而修正為向右迴旋，斷然派遣外長察猜訪美求援，與華府商討如何補救以上的泰國諸般難題。此行的結果如何？據他由華府經漢城返回曼谷後透露：1. 季辛吉國務卿向他表示，一旦泰國發生政經或戰爭危機，美國決不坐視，仍以泰國為最親密的盟邦；2. 美軍撤離泰國後，其駐泰顧問團人員仍留存一半；3. 經援照舊，軍援未便透露；4. 將鼓勵美國企業界來泰投資；5. 協助泰國建立兵工廠^⑬。這說明了泰國由民選而產生的第一個文人政府，在閣揆克立主持下，其所強調的「等距離」外交，於大力推遠美國接近共產國家並飽嚙到種種苦果之後，又不得不迅速回頭與美國重拾舊歡，並獲得了華府的諒解同情。實際上美國在退出印支後，亦唯恐位於虎口邊緣的泰國，再成為被紅流沖擊而倒下的骨牌，進而使「亞西安」其他國家步其後塵，使美國在東南亞的勢力更加消退。

六、印支赤化後蘇俄勢力的伸張

印支三邦沉淪於紅流後，越共已日益接近蘇俄。中共雖藉棉共政權在印支保留了最後據點以與蘇俄抗衡，惟以越寮從中阻隔，致使北平與金邊之間，只能依賴空中運輸，並須假道泰國。無怪克立在赴北平簽署建交公報前，曾經表明他「相信中共需求與泰國友好，在當前比任何時期都感到迫切」^⑭。此即說明了當時的蘇俄，除竭力拉攏越共並支使河內將永珍置為附庸而外，更企圖在泰國取代美國的地位而伸展其霸權，對曼谷不惜竭盡威脅利誘之能事，莫斯科於指使泰共親俄派不斷掀起民主學潮狂瀾，造

註⑪ 「趨向中立的泰國」，美國「當代歷史」月刊，一九七三，十二月號，作者舒克（L. Edward Snuck）。

註⑫ 「泰國是否成為越南第二」，美國「當代歷史」月刊，一九六九，十二月號，作者卜託羅（Richard Butwell）。

註⑬ 同註⑦。

註⑭ 「泰國『等距離』外交政策的展望」，本刊，第十四卷第十二期，拙著。

成社會動亂的同時，且大力推銷布里茲涅夫炮製的「亞安體系」，這也是促使北平與曼谷加緊勾搭的原因。

蘇俄在泰國申請加入「聯合國」時，即曾以使用「否決權」威脅曼谷，使其同意與它建交，所以它在東京早已設有使館。雖然泰方一開始便嚴密監視蘇俄使領人員活動，形成此一使館門前車馬冷落，幾乎無人問津。莫斯科雖明知泰揆每次召見蘇俄大使，都在美方婉拒泰國某種要求的時機，以便藉聯俄姿態而制美，惟克宮對泰國外交關係始終沒有降低，此即表明了蘇俄對泰國在東南亞地位的重視^⑮，更顯示了克宮外交忍、狠、等的作風。至一九六八年，「東協」國家慌於巴黎和談乃為美軍撤出此一區域的訊號，克宮即趁此機會，於籠絡到了新、馬與它建交的同時，再以開拓貿易及經技援助拉攏泰國與它增進關係及與東歐國家貿易建交。一向門可羅雀的蘇俄駐泰大使館，至此亦一變而為車水馬龍，蘇俄更利用泰國知識份子沉緬於傳統靈活外交及中立地位的心態，爭取到了泰國留學生轉赴莫斯科深造，乃有親俄派泰共的出現。

親俄派泰共幹部由於學歷較高，回國後多在學府執教。他們強調「解放」泰國戰略，須「以城市包圍鄉村」，亦即在城市開闢羣眾戰場，向中央奪取政權，而與強調「以鄉村包圍城市」的親「華」派泰共對峙。他們針對政客們在他儂軍人集團自我政變解散國會停止政黨活動後，由議壇政壇再回到學府向學生宣傳民主運動的時會，乘機推波助瀾，從而形成了民主學潮狂瀾。此既顯示這批泰共策動羣眾暴亂，都是由蘇俄在幕後指揮，且也反映出克宮欲乘曼谷民主政府面臨赤浪紅潮內外交逼時機，推銷其「亞安體系」，俾在美國勢力撤退後進入泰國填防，並從而防堵中共與親「華」派泰共的裏應外合奪取政權^⑯。

自克立至社尼先後所組成的文人政府時代，美泰關係已由疏遠而復歸親近。雖然社尼內閣迄無法讓美軍基地在泰存留，或延遲撤軍期限，惟華府早已洞悉這些都是蘇俄指使親俄泰共，不斷以學潮狂瀾，迫使曼谷不得不推遠美國所形成。中共在此一期間對美軍駐泰不僅表明並不介意，且指出在泰美軍基地，可以阻止蘇俄霸權向太印兩岸擴張，這正好與「尼周上海公報」聯合阻止霸權伸展的聲明相印證。繼後泰國軍方以政變推翻社尼內閣，再由克利安薩以陸總身份向他寧文人政府奪回政權，並在外策上繼續親美，但對共產集團國家則偏向北平。這種情形實際上並非與華府不謀而合，而是受到美方的影響使然。

七、何以與中共聯手反霸

至越南挾俄援出動重兵侵略高棉，使「東協」國家無不受到震撼之際，首當其衝的泰國更慌於已進入虎口邊緣，並恍然於過去企圖與越南和平共處，並藉范文同訪泰，以獲苟安的憧憬，已成泡影。於是克利安薩以首相身份於「東協」年會後，代表「亞

註⑮ 同註①。

註⑯ 同註①。

西安」作訪美之行。他在華府曾獲得卡特總統面允支持「東協」要求外軍全部撤離高棉的立場，鼓勵美商增加在泰國及其「東協」伙伴國的投資，並以美國在越戰期間儲存在泰國的輕武器彈藥，全部贈予泰方——實際上這是非共棉人抗越部隊獲得外援械彈的濫觴。

更重要的，爲與克氏同時訪美的鄧小平於返回北平後，立即揮動廿萬人馬分五路攻入越北，迫使河內不得不從高棉戰場抽調勁旅北返馳援，而讓棉共得以乘機在棉泰邊區集結潰敗之眾，並且獲得中共經由泰邊所界予的軍援而重整師干，建立抗越基地。同時，非共棉人抗越各派勢力亦從而崛起，且經由「東協」國家從中排除萬難，將先前由棉共獨佔的「民主高棉」政權，讓非共棉人抗越兩派加入，共同執掌政權。克氏訪美時曾承卡特面告：正在美國訪問的鄧某值得重視。這無異透露了華府已得悉中共對俄越侵棉，將採「困魏救趙」戰略，並且暗示泰國及其「東協」伙伴爲了阻止霸權威脅，不妨與北平聯手反擊俄越侵棉^⑭。

至於如何防阻中共在高棉又捲土重來並以棉境作爲支援各國共黨叛亂的基地？泰國及其伙伴便都扶助非共棉人抗越勢力的壯大，並促成三邊聯合政府共同執掌高棉流亡政權。此既可以防止棉共重施殘暴統治，且可在「聯大」討論此一流亡政權保存高棉代表權時，杜絕越俄集團以棉共嗜殺爲反對的藉口。更重要的，爲非共棉人兩派勢力的壯大，對泰國及其「東協」伙伴國，等於是一座建築在界外的防共屏藩，使中共及棉共都無法從高棉輸出赤化戰爭。回溯泰國的外交傳統，最初是「以夷制夷」，使西方列強在競爭殖民地達於白熱化關頭，不能不讓泰國獨立而作爲緩衝區；其後衍化爲二次大戰期間的兩面外交；至越戰期間，又變爲聯合友邦阻敵人於國境以外，亦即以外交代替國防。

最值得重視的，爲泰國歷屆政府，無論是軍政府或由民選產生的文人內閣，在外交策略的變動之初，無不是先與「東協」伙伴國領袖經過諮商，在獲得同意後始付諸實施。關於聯合中共以反擊俄越侵棉而阻止霸權伸展，泰國雖曾得到美方的示意，惟仍在獲得「亞西安」領袖一致同意並詳加策劃後方付諸實施。因此，中共在將泰國及其「東協」伙伴納入反霸統戰陣線後，亦不能不接納此一區域組織所提出的要求，諸如促使棉共開放其流亡政權讓非共棉人抗越勢力加入，及表明放棄支援五國共黨叛亂。這些要求都是經由新總理李光耀首先提出，迫使北平不得不逐步履行。更由於五國外交動向，團結一致，因而贏得了國際間的重視，歷屆「東協」年會閉幕後，照例都有美國國務卿及日、澳、紐、加和歐市外長趕來與五國外長會談，共同商討時局。曼谷本其靈活的外交傳統，更由於獲得「東協」的憑藉，便益加可以達成外交上的八面玲瓏^⑮。

八、在反霸統戰陣線上反制中共的謀略

註⑭ 「中（共）俄修好談判沖激下的印支局勢」，本刊，第廿二卷第十期，拙著。

註⑮ 同註⑭。

誠然，在傳統上，泰國與中國的關係密切非常，故泰國七世王曾指出：中泰兩國人民的血統難以劃分，誰是父系或母系無法追溯，惟在大體上可以斷定，在泰國居高位的官員及大商家都具有華人血統，「朕」亦不能例外^①。惟晚近泰國在外交上傾向以扶持各國共黨奪權為長程目標的中共政權，實屬與虎謀皮。事實上，五十年代泰共擁有一萬二千人，其中華人即佔一萬。當乃沙立推翻明交自由陣營、暗通北平的變披汶政府後，泰共在發動叛亂之前，中共「外長」陳毅即先有此預告。這些都顯示泰共親「華」派，乃為中共一體的分肢。

泰國自五十年代末期，其所以堅決禁絕與中共包括貿易的往來，而與中華民國增進邦交，加強經技合作，尤其是文化交流。除首相他儂及其政府的文武官員不斷訪問臺北而外，泰王伉儷亦親臨訪問，且都表明曼谷當軸深悉中泰關係源遠流長，禍福與共，泰共陣營中之所以以華裔泰人最多，便是由於中共早已哺育而形成。在中國大陸沉淪於紅流後，泰國為保衛其本身的自由，便必須與中華民國聲應氣求，方可促使人民擁護政府勵行反共政策。這比美國的協防援助更能激勵士氣民心。至克立政府捨臺北而與北平建交，且自棉戰發生後，更與北平冠蓋往來不斷，站在堅決反共的泰國立場着眼，豈非引狼入室？至於與中共聯手反霸，雖可以防禦俄越共的侵凌，惟在棉共復活後中共勢必重來高棉，將更便於它支援泰共擴大叛亂。因此，引中共以禦俄越共，又是引虎拒狼。

其實泰國與中共的化敵為友，固然是由於國內左翼暴亂狂瀾所形成，以致沉緬於傳統靈活外交的知識份子，多憧憬於中立外交即可減輕共產國家的威脅，殊不知曼谷外策的改弦更張，外在的影響力比內部的壓力尤有過之。回顧克立政府與中共建交的當時，適值印支三邦都被共軍所席捲，駐泰美軍受制於國會而袖手旁觀，顯示美國的協防不可信賴，加以當時大馬正沉醉於「中立化」而率先與中共建交，造成馬共陣營分裂，菲律賓亦步大馬後塵與中共建交，顯示泰國在自由集團可以信賴的美國及「東協」伙伴國家多已在外策上捨舊從新，曼谷又那能孤立地抱殘守缺？

繼後克立政府由於備嚐了「等距離」外交的苦果，迅即回頭與美國重拾舊歡，又由於美國與中共建交，造成俄越侵棉，使泰國有累卵之危，遂不得不受華府影響及「東協」伙伴國的一致協議，而與北平聯手反霸並反擊俄越侵棉。惟在另一方面，泰國亦早已定有反制北平的策略。主要的一為要求棉人非共勢力加入「民主高棉」流亡政府。此一三邊聯合政府原由中共促使棉共同意組成，可說是泰國在棉境所豎立的防堵中棉共未來反噬的藩籬。其次為迫使中共停止對泰共及「東協」各國共黨叛亂的支援，繼後設於雲南的泰共電臺停止廣播，泰北與泰東北的泰共武裝基地都被掃穴犁庭，泰南共黨亦由泰馬聯防大力進剿，並使此三處基地的泰共份子，都爭先恐後地棄械投降，可見泰國親近北平的外交，並非聽任中共擺佈，而是始終把握了安內攘外的目標。

註① 「中國文化對泰國的影響」，〔中泰文化論集〕，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李拂一著，為本論集論文之一。

九、結 論

最近組成的泰國新政府中有人強調必須重開對越貿易。這等於是有意放棄在反霸陣線上對河內壓力最沉重的經濟制裁，亦無異對中共大力推行的反霸統戰陣線離心脫幅。而且泰國軍方又出現了強硬派，認為棉戰乃起自中越共之爭，其戰事應以中越邊區為主戰場，曼谷竟將之引入泰邊，豈非惹火上身的不智之舉^{②①}？這些言論都是泰國與中共在反霸陣線中開始裂痕的徵兆，顯然是由於中共與蘇俄談判修好及中越共亦有秘密接觸的傳聞所使然。其後侵棉越軍數度進犯泰邊，泰軍猛烈還擊，美國軍援裝備武器迅即空運而來；而中共却未履行其「總參謀長」楊得志訪泰時所許下的「一旦泰國遭到外軍侵略，中共必將奮起應援」的諾言，居然沒有採取再攻越北的行動。這便充分顯示中越共經由暗中接觸已有某種妥協，曼谷自然難免寒心。

至於泰國與中共的關係是否會受此影響而造成在反霸統戰陣線上分道揚鑣？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北平固然會謀求彌補裂痕的各種道路，而曼谷亦因華府與「東協」伙伴國的影響，一方面勢必設法緩和與俄越的關係，一方面也不會造成與中共的裂痕擴大，而仍繼續保持同床異夢的微妙關係，以便將泰共叛亂武裝全部肅清，使全國人民在安定中達成經濟繁榮。這是曼谷當軸施政的主要目標，也是安內的治本之道。所以泰國在遵照其八面玲瓏的傳統而選擇外交路線時，仍將着眼於友邦在經技貿易交流方面所能給予的助益。至於為換取共產國家不致輸入赤禍而與之建交，那只是消極的避害手法，斷不能與此趨利目標並駕齊驅。

誠然，非武裝泰共亦可以製造暴亂風潮，迫使曼谷外交左傾。不過泰人絕大多數都是佛教信徒，一向反對以殘殺恐怖為手段的共黨^{②②}，其所以被捲入暴亂狂瀾的來由，乃為爭取民主，致因反對軍人專制獨裁而受到共黨利用，斷非出於本意，泰國的民主學步，先前企圖一步登天，引入西方國家的完全民主模式；惟在造成多黨內閣互相爭權、社會益形動盪的情勢以後，祇得回頭讓官委的上議院與民選的下議院並存，使軍人賴上議員的支持可以組閣。今（一九八三）年國會已經決定收回上議院的權力，亦即如期取消第十憲法所附的臨時條款，但四月中旬的大選終能平靜無波而產生了新政府^{②③}，顯示其民主政治已走上了進步的里程。民主學潮帶動的羣眾暴亂狂瀾既然難再掀起，泰國的外交今後大可由政府領袖從容部署以謀求國家的最佳利益。

註②① 「泰聯合政府對越政策有歧見」，臺北〔中國時報〕「新聞透視」欄，四版，何燕生撰。

註②② 同註①。

註②③ 「泰國大選與今後政局展望」，本刊，第廿一卷第八期，拙著。